

回忆录

原载《今日云龙》

唢呐声声父爱浓

子喻

我6岁那年,母亲死了。我清晰地记得,母亲临终前眼角挂着一滴泪。那滴泪在秋阳下抖动,闪烁着,含满了对我和哑巴父亲的牵挂。

母亲走后,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哑巴父亲的肩上。父亲每天靠做“豆花脑”来维持生活。每天深夜,在昏暗的灯光下,父亲艰难地推着沉重的石磨转圈,洁白的豆浆从磨缝间流出,豆大的汗珠总使他的衣服湿透。磨完豆浆后,父亲还要把豆浆装入瓦缸,端上锅,生起火,在灶台边守两个小时。

天不亮,父亲就要出发,挑着担子,领着我走街串巷地卖“豆花脑”。父亲不能叫卖,只能吹一把破旧的唢呐来招揽生意。那凄凉而又悠扬的唢呐声伴我度过了童年。那时,我很喜欢看父亲吹唢呐时的样子,高昂着头,精神而有力。

上学后的我每当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,总有人用手做唢呐状,发出怪叫。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,我知道他们在学父亲。从那时起,害怕被同学笑话的我再看父亲吹唢呐,已经没有了儿时的感觉。我开始躲避跟父亲在一起。一次,几个同学一边学父亲吹唢呐一边胡乱比划着,我气极了,扑上去与他们厮打起来。结果被打得满脸是血,哭着跑回了家。

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,连忙拿着毛巾跑来,边擦边比划着问我:“怎么了?”我把推开父亲,大声地向他喊:“你为什么是个哑巴?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说话?”父亲虽然听不见我说话,但他被我的表情惊呆了。他似乎从我的脸上读出了什么,默默地站在一旁。那夜,父亲吹了一整夜的唢呐,那唢呐声似乎在诉说着什么……以后的日子,父亲卖“豆腐脑”也开始尽量避开我上学的路,我知道,父亲一定是不想让孩子难堪。而那时的我却只有一个愿望,就是赶快考上高中,去城里读书。那样,谁也不知道我有一个哑巴父亲了。

终于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高中,一个多月才回一次家。每次回家,父亲都会打量我许久。每当他伸出手,想抚摸我时,又会怯怯地缩回去,他害怕我的拒绝及冷淡的目光。父亲脸上常写满了失望,眼睛里闪过痛苦,无奈。他老了,身体不如从前了,但为了供我念书,他仍旧每天做“豆花脑”。父亲一直记得母亲的嘱托,要让孩子上大学。此时的我也常在心里为自己的自私、虚荣感到惭愧,却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出口……高二那年的冬天,我感冒了,周末没有回家。星期天中午,我正在宿舍里躺着,忽然,从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唢呐声。那么熟悉,难道是父亲?我跑出宿舍,此时,天上正飘着雪花。

在学校门口,我看见了父亲。父亲已被白雪覆盖,寒风卷着雪花,不停地拍打着父亲单薄的身子。父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他用冻得红肿的手紧紧握着唢呐,边吹边向校园里张望着。

看见我,父亲显得很兴奋,唢呐吹得更响了。唢呐是父亲的“嘴”,父亲在向我“诉说”着他的爱、他的关心、他的挂念……听看门的大爷说,父亲天不亮就来了,那时,雪下得很大。县城离家有三十多里路,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走过那弯曲不平的山路的。看门的大爷不能和父亲交流,只能让他站在门外。这一站,就是整整一个早上。所以父亲才吹起了唢呐,他知道,儿子应该最熟悉这个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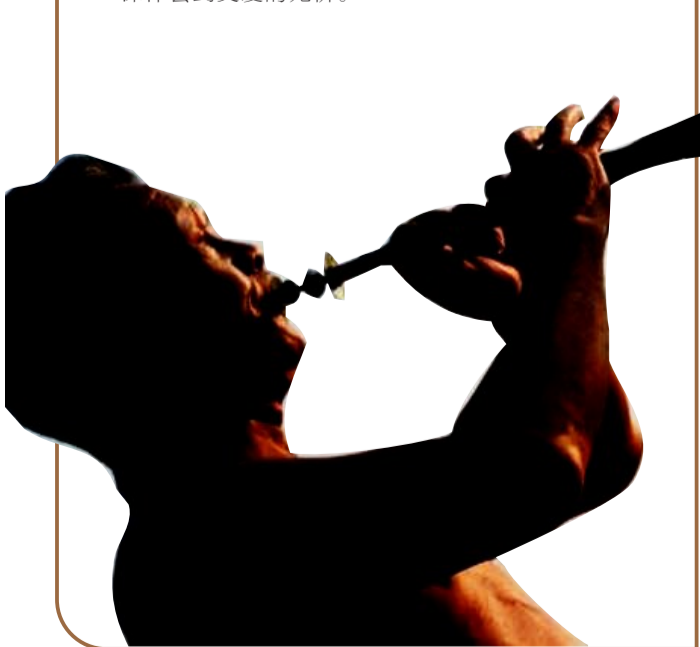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把父亲带回宿舍,让父亲暖和暖和。可是父亲没有动,他只是从上到下,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。然后比划着问我:同村的孩子说你病了,我不放心,来看看。父亲望了望我,又比划着:我一会就走,不进去了,免得让同学知道。

我感到一阵揪心的痛,悔恨的泪涌出了我的眼睛。我无法体会父亲此刻的心情,但我知道,那是酸涩的。我比划着告诉父亲:“没关系,我要让所有的同学知道,我有一个多么好的父亲!”

父亲的眼中除了惊喜之外,还闪着晶莹的泪光!

后来我终于实现了父亲的梦想,考上了大学,但是父亲的担子却更重了。每次给父亲写信,我都会说上一句:“爸爸,你的唢呐声是我听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,我会牢记在心!”

命运的不公使父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,使他不能用语言表达他对儿子的爱,但他仍然让我深深体会到父爱的无价。



一位美国华侨眼中的故乡

卫高荣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,我作为在台湾长大、在美国生活40多年的华侨代表,应中央统战部邀请,有幸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阅兵。气势恢宏的盛典,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视觉和心灵的震撼!带着这份震撼,我携夫人回到父亲祖籍地——湖南省炎陵县,祭拜祖先、探亲访友。

车入炎陵县城,已是晚上6点,华灯初上的炎陵,格外美丽。35年未归的夫人,不断惊呼:炎陵变化真大啊,我都认不出来啦!的确,县城建了好多新房子,道路宽敞,路灯璀璨,街道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,道路两旁停满了崭新的小车,路灯上一排排的中国结和五星红旗在星空下格外耀眼。我感慨于县城的变化:普通百姓都有自己的小车啦!记得35年前回来时,整个县政府都没有小车,当时接待我们的副县长唐家钧,还是到别处借了一辆小车来接我们。当时我们入住的是县政府招待所,条件简陋;今天下榻的是准五星级森森国际大酒店,金碧辉煌。家乡变化太大了!

次日,我们到炎陵县奎溪乡茶坑村祭祖。一路上我们看到,原来泥泞的乡间小路都拓宽变成了水泥路,道路两旁是整齐的太阳能路灯,路边的梯田上种满了果树,非常壮观。我问那是什么树,侄子告诉我黄桃。炎陵黄桃现在可有名气啦,三月赏花七月品果,都上中央电视台啦,产品销往全国各地,还销售到了海外呢!炎陵县副县长沈红星给我发了一张春天的乡村照片,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,炎陵成了花的海洋,桃花与村民们新建的房子互相映衬,白墙青瓦、绿树红花、云雾缭绕,真是美不胜收!

10月7日,是我回乡的另一件重头戏:祭拜炎帝陵。炎帝陵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4A级景区。“炎帝陵祭典”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入选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”。来到炎帝陵,从游客接待中心进入,依次经过阙门、圣德广场、龙珠大道、咏丰台、朝觐广场、龙珠桥、朝觐大道、祭祀广场,直达神农大殿。当日正好有一个大型民间祭祀活动,让我们亲眼看到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始祖的崇敬之情。在炎帝陵老殿前,县里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午门仪式。午门徐徐开启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汉白玉石碑,上面有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的“炎帝陵”三个大字。我们到礼亭亭进香、行礼,到老殿祭拜,随后参观御碑园、九鼎台,走幸福栈道、赏中华盆景园。

期间夫人提起,90年代初,县里为修复炎帝陵募捐,我也积极参与,县里颁发了捐款证书和建设图片给我们看,炎帝陵当时主要就是老殿区域,范围很小,现在看来,新建了大型祭祀区域,新修了神农盆景园和沿河的幸福栈道,修建了环山游道,开发了皇山的系列景观,景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倍,配套设施非常齐全,一个完备的国家5A级景区正呼之欲出……返回县城,我们来到炎陵县第一中学,爬了百阶阶梯,观看了“炎陵一中风采展”。

10多年前,炎陵还是贫困县,为了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,我在炎陵一中设立了卫高荣奖学金。沈副县长告诉我,去年,炎陵已经国家验收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,炎陵始终把教育保障



本文作者卫高荣与夫人

放在重要位置,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对困难学子设有资助金,炎陵实现了无人因贫辍学,先进经验获教育部肯定。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

此次故乡行,我感觉家乡变化巨大,但也有两个没有变。一是对我们这些海外炎黄子孙的感情没有变。这次回来,从中央统战部到省、市、县,都给予我们热情接待,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侨办主任丁学新和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亲自接见,炎陵县相关领导热情陪同,让我们处处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二是家乡的好生态没有变。炎陵森林覆盖率83.5%,居湖南省之首,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13万个,为亚洲之最。美丽的神农谷,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她仪态万千,一年四季不同的风韵展现在游人眼前。

此次我们步行游览了珠帘瀑布、黑龙潭、树抱石等主要景点,我和太太都七十有余了,竟然不感觉累,得益于景区风景优美、氧气十足。景区负责人介绍,神农谷是湖南省最佳避暑胜地,夏季尤其清凉舒适,游人如织,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。我想,这不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有力证明吗?新中国70年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,家乡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!我和夫人80年代曾在IBM China任系统工程师,在北京和香港做过两年软件启蒙老师。

从那时到现在,我们亲眼见证中国人民从当年的百废待兴到今天的富足进步,这在全人类的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是无出其右的。身处海外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深感振奋和荣耀!

随笔

原载涪口区《涪湘》

幸福如此简单

唐文彪

大清早还没有起床就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,他亲戚的石材场有一台发电机出故障了,喊了几个本地师傅都没弄好,请求我去帮忙检修。捱不过朋友的情面,我只好答应下来。

匆匆吃过早餐,我就驱车前往,车刚一停在我们约定的地方,迎面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向我挥手,他一上我的车,就连声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:“师傅辛苦了,老板去市里办一件重要的事去了,安排我来接待并当帮手。”在这位工友的指引下,车子开了几公里乡村水泥路,进入了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后到了半山腰上的采石场,这里四面是山,山里面植被茂盛,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,空气清新。

听这位工友告诉我:“这里没通电,没通电,水要到山脚下挑上来,这几天发电机坏了,场里处于半停工状态,好多工序都要靠人力完成,所以今天特意请了您这位大师傅来!”经过我对电机耐心细致的检查,觉得并不复杂。看着我动作娴熟,得心应手的检修,工友啧啧地称赞着说“真佩服你们这些有本事有学问的人,到我儿子去你那学徒好吗?”我一口应承下来并告诉他,要让他孩子现在好好读书,将来才会有出息。整个检修过程中,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帮忙打下手,并不停地递烟和端茶倒水,很是真诚,电机很快就修好了,试过机当一切指标正常后,他竟高兴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起来,我连声说“这不算什么的,比我厉害的人多了去了!”

当我准备打道回府时,他一个劲地挽留我吃过饭再走,盛情难却之下,我只好坐下来陪着聊天等吃过午饭再走,在交谈中我得知他姓姜,家里育有一儿一女,妻子在家务农,锄田种菜样样行,在农忙时他就在

家帮忙。

他告诉我,在2007年时,他上山砍树时不慎跌倒,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,不仅摔断3根肋骨,更伤及脾脏,当时就不省人事了。后来幸亏有路过的村民发现了,及时送医院抢救才挽回了一条命,听他说一连五天昏迷不醒,待他醒来那一刻,发现妻子就坐在他身旁,眼里还噙满泪花,一看他醒了,妻子一下变得好激动,紧握住丈夫的手连声说:“我就知道你醒过来的,不会有事的。”后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护理,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,回到家后休养了两年才可以干些相对轻松的活计了。妻子在这段时间是忙里又忙外,一年到头难有个完整的休息日,对他是精心呵护,不离不弃,说到这里他眼里满是泪水。

我被他的真诚和善良所打动,也对他妻子的贤惠心生敬意,我安慰他说:“你虽然不幸的遭遇,但你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婆,你是很幸运的,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,将来你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!”他立马接话道:“谢谢你!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便是把两个儿女抚养成人,使他们能自食其力,对社会有一些贡献的人,现在我觉得最幸福的感觉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享受着家的温馨,不求大富大贵,只求全家人平安快乐!”我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撼了,多么纯朴美好的心灵啊!以至我在回家的路上,这位姜姓兄弟朴素的话语依然在我耳畔不停回响。

想想我们这些身处闹市的人们,在充分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的时候,却很少有快乐的感觉,大家总觉得哪里还不够,还不开心,究其原因就是我们要求得太多,欲望太深了。

今日衡东之行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生在世平淡才是真,原来幸福竟是这般简单!

散文

原载《神农风》

旧时光的留守者

黄孝纪

知道我要来,我的二堂兄已在新屋门口迎接了他,他红光满面,堆着笑容。

2006年,我们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一直偏安一隅的小村庄,突然与中国最现代化的高速铁路联系在一起,从此改变了它的版图和命运。之后的两年里,村庄一分为四,160多户搬迁到了河对面的新村;剩下的房屋和人家形成了三个相隔一定距离的独立组团——村南和村北两个组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建的红砖平房,两三层高,如今都已瓷砖装修;村中央是9栋仅存的青砖黑瓦明清老宅,其中包括我出生的祖屋。

围绕着这几栋老宅子,如今是四户五保户,他们像四个门神,各守一方。东面是仁和哥和他90岁的老母,西面是单身汉如喜叔,南面是陆陆哥老两口,北面是单身汉我二堂兄三节。我二堂兄最年轻,刚过了60不久。在全县农村危房改建和无房户建房资助中,他们四户都是受益人。我二堂兄以前一直与二堂兄住一起,属于无房户,他的建房补助略高。四户五保户都建了规定面积40平方米内的小平房,只有仁和哥母子,因新房尚未粉刷,仍住老宅子。

二堂兄这栋小巧的平房让我眼前一亮。淡黄色的外墙砖,铝合金玻璃窗,不锈钢大门,门口铺了水泥,干净整洁。他说,建房这块地,是花了四千元买了平德家的空宅地。以前,这旁边曾是一片废弃的猪栏厕所,全部推平,显得十分空旷。二堂兄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,用废砖头围了一个小菜园,种上了葱蒜青菜,看上去真是绿意盎然,十分喜人。

屋里的设计可谓周全,一厅两室一厨一卫,一律贴了地面砖,四壁及天花板刷过白色涂料,光线充足。客厅放了一张方形饭桌,进门一角摆了两只仿皮短沙发,每只坐一人正好,两人略挤。对门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,下面的矮柜立着一台小彩电,一尊观音菩萨瓷塑。间端正中贴着大幅彩绘,个个春风满面。次卧室立一组新买的深色衣柜,主卧室一床一桌,桌上靠墙斜立他本人的彩照相框,神情饱满。整体看上去是很不错的,二堂兄对现今的生活充满了感和满足之情。

桌上已经摆好了酒杯碗筷,桌边放了几条红色塑料高方凳,四个大菜,全用大不锈钢碗装得满满,炒牛肉,炒猪肚子,水煮草鱼和酸辣大肠。来客中还有平光哥,他承包了这间房屋的设计和施工。如喜叔、陆陆哥、仁和哥也先后来了。闻得出来,酒是家乡的红薯烧酒。

二堂兄是村庄最早去广东打工的人,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广州郊区的乡村辗转,砌砖粉刷。他爱胡吃海喝,厮混逍遥,除了落得一把年纪一身赘肉,两手空空。近年来,在广州做工的村人嫌他年纪大,手脚慢,已不愿与他为伍。他只得打道回府,在村庄周边偶尔做点泥水活,换一些工钱。他今天做的这几个下酒菜,口味倒是不赖。

闲谈的话题,自然扯到了五保户的待遇上。目前的政策,每个月各项补助加总有差不多300元。按仁和哥的话:“买来买油的钱还是够的。要吃好一点,有个病痛,还是要靠平常挣点。”

他们当中,最困难的当属仁和哥,他有瘫痪在床的老母,几十年来,他因此困守家中。往年在插田之余,还用电瓶打泥鳅鱼虾,或者上山抓蛇,谋一笔收入。现在水田荒废成了旱地,小河也缩成小溪,哪还有鱼虾泥鳅?我问他平时怎么挣钱,他说就靠种烤烟的一季,还给村人做点零工,挖地,育苗,摘烟,烤烟,60元一天。

陆陆哥是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,快70了,他高度近视,双眼如缝。中年的时候,他走南闯北,浪荡为生,懂得一点草药方子,快60年头上才找了个老伴,终于在那间黑咕隆咚的祖屋里安顿下来。我不知道这些年来,他以何谋生,他的那点草药方子,据说偶尔也还有人上门问。

相比而言,如喜叔挣的是活钱。他是地仙,建房选日子,老人去世择地,都离不开他。四人当中,他挣钱的路数活泛,因此吃得最好,穿着整齐,看起来也最显年轻。

席间,仁和哥几次起身离开,他不放心床上的老母。这餐酒饭吃了一个多小时,我们也一起身准备回家。

四个饱经沧桑的老男人,他们一齐在老宅边站立,向我挥手致意。晴好的阳光下,老宅寂静空荡。他们将延续与旧时光相守,或长,或短。

